

人不能定制自己的父母,也不能按意愿定制自己的老师,尤其是相随半个世纪的老师。上天不经意的洗牌,让我和老师偶遇在命运的交叉路口,从此泥沙相伴,随波逐流,由“后浪”推成了今天的“前浪”。

我的老师出生在“黄河入海流”之地的一户耕读人家。他父亲年轻时就矢志报国投奔了黄埔,以后加入十九路军,参加过抗日的上海保卫战。不长的行伍生涯不过是一办军需的官,做物流的,没打过仗。颠沛中和上海出生的一位大小姐成了家。老师的襁褓时代是和母亲坐着黄包车穿过逃难的人群,幼年时代是和父亲坐着吉普到南京新街口吃早餐的少爷哦。

我和老师认识时,他们家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他妈妈脱下旗袍,洗去铅华,套上土布黑袄,回到黄河边的村庄里围着大灶烧起了柴禾,照应起终日寡欢的父亲。

我和老师相逢的那个年份,学堂荒芜,师资奇缺。我新入学的中学是由一座旧小学改建的新学校。刚入学的学生自然是没有学哥学姐的首届生。刚到任的教师也是经过各处选拔,层层政审的优秀教师,还有一批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按理说,这个阶级队伍应该是纯洁的。

占着首届生的便宜,我又会些出墙报、刻钢板的小技能,于是“山里无大树,茅草作长竿”,被推选为了学生小头头。作为农民的儿子、工人家庭的子弟,我当然是爱进步的,也有点虚荣心,就逼着父亲靓着脸向四叔讨来一身带有肩章洞眼的斜纹布军装、军用挎包,去“神知无知”了。

没多久,新教师这个阶级队伍开始不纯洁了。斗争年代总得有个斗争对象呵!于是,年轻的教师谢春彦“进剿”了。罪名嘛太好找了,反动军官子弟、家里藏有封资修书画……我至今还和老师

一个富豪整天闷闷不乐,相由心生,表情逐渐变得冷酷可怕,因而没人与他搭讪。镇上有个非常快活的小女孩,迎面碰上富豪微微一笑,十分真诚。富豪觉得那是天使的微笑,像阳光照亮了他。于是他给了小女孩四万美元,说:“您这一笑拯救了我!”所有听说过,都说这是“天价的微笑”。

汪曾祺很会写心情,他在《钓人的孩子》里写一个孩子如何找乐,“孩子坐在门背后。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钞票上拴了根黑线,线头捏在他手里。他偷眼看着钞票,只等有人弯腰来拾,他就猛地一抽线头……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孩子满脸是狡猾的笑容。”

快乐能够寻找,也可以招引,前提是必须有人配合。

现代人的生活条件都比过去不知好多少倍,却并非人人都快活无比,不快活的依然很多。原因是得与失被摆到了重要位置,有人得的多,自己得的少,不快活;要比他人得的多,这才大快人心。这样的好心情转瞬即逝,因为人家也在这么想,千方百计超越你。

古人说,得即失,失即得。没搞明白这个意思的人,心情老会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失的真谛,尝试舍弃。以前吃饱喝足为快,比优越;现在在谈控制,控制晚餐,甚至舍弃睡前这一顿饭,意外发现,挺好。

舍弃就是失,失,原来能改变许多,变得身轻如燕,变得神清气爽。失要失得真,不可喊着买单,却在系鞋带,擤鼻涕。好心情需用真诚换取。

好心情是走出来的,所以大家都往外走。

老人最在乎好心情,也知道怎样才能出好心情,所以即便发呆也在户外发呆。因为好心情的主要成分是阳光。

大漠、高山,占尽西北风光之雄奇;长河、绿洲,尽显江南景色之秀美。这就是沙坡头,中国宁夏大名鼎鼎的沙坡头。

对于名头大的风景处,人们总是趋之若鹜。我也一样,这次和老伴也乘着宁夏行的时候,赶着去了沙坡头。

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天然滑沙场,有横跨黄河的“天下黄河第一索”,有黄河上最古老的运输工具羊皮筏子,有江南人难得一见的腾格里沙漠……

第一次,我享受了“老年人”免费游览的待遇。

沙坡头景区分为“黄河”和“沙漠”两个部分,进园区的第一部分就是黄河区。俗话说:“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在中卫的这一段变得不急不缓,不闹不狂,灌溉着两岸的土地,遂使宁夏素有“塞上江南”之美称。只见有人乘坐快艇逆流而上,到达黄河对面,然后

再换滑索飞越黄河,抵达对面



打趣:你那时就超值享受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才二十几岁,厉害哦。

学生头头么自然也有特权,我看到了那些从他家抄上来的封资修书画卷轴,这不看不要紧呵,一看不得了嘞,我迷上了这些书与画,以后我就有事无事地去“监督”这位“权威”,向他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艺术世界。

他和我讲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以及他的举止和衣着。这个旧军官的儿子一直习性不改,一到礼拜天早上就到徐镇老街拐角的理发店,腮帮子刮得煞青出来,额骨头还留出一缕缕青曲的“J钩”,白衬衫纽扣一定扣到第一粒;十平方米不到的居室虽然简陋,但有画轴有雕像,有满满的书架,更有照进一缕阳光,缠绕绿萝的小窗——弥漫着一股小布尔乔亚的腐朽气息。

那时节老师要养在老家的老母亲,还要轧女朋友,是个兜里拮据的“脱底棺材”,但这不妨碍他犒劳自己。有好几次,他带着我坐在他“老坦克”的书包架上,冲下恒丰路桥,一路向南去石门路吃猪油菜饭。到了月底么,再讲。哪能办?去借互助金。

“根红苗正”的学生干部和被监督的问题老师搞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事情?不久出事了。老师借我一本薄薄的书《怎样画人体解剖》,被一个女同学举报了。谢春彦用“裸体”女人腐蚀学生该当何罪?对!就是“裸体”,工宣队师傅就是这么念的。

老师太年轻呵,血气方刚,不服。犟头倔脑,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学生不懂事呀,在工宣队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一张大字报,要与老师划清界限。为了这事,老师至今还在“牵头皮”,他只要像唐僧那么一念叨,徒儿就头晕,讪笑着无言以对。

以后么,当然界限更划不清了。以至于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是他帮我“掉包”去了美术学校;美术编辑的活是在他的报社学的手艺;我女儿出生了,

的腾格里沙漠,寓意为“飞黄腾达”。

黄河中的羊皮筏子,是一种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它由羊皮充气做成,表面涂油,看起来油光锃亮。每个羊皮筏子可乘坐4-6名乘客,随着波涛的起伏,颠簸而行,有惊无险,极富刺激。据友人介绍,黄河上的羊皮筏子一般6级大风才停摆,因此在风平浪静的黄河河面上“随波逐流”,就是一种享受了。

我们不能像海燕那样搏击大海,乘坐快艇或许也可体会一二。我们兴冲冲赶到售票处,被告知,“老年人”不能乘坐快艇,以防不测。我们不禁感到一丝暖意,想得真周到,万一快艇“飞”将起来,老年人一个血压升高,容易出事。那就改坐羊皮筏子吧。那天黄河无风无浪,坐在那筏子上,一定惬意无比,谁知,还是以“老年人”不能乘坐为由,关上了我们想参与水上游览项目的大门。

那就走吧,水上项目玩不了,我们就

长三寸、宽一寸的面片,当中划上一道口子,两端往划开处塞进拉直,下油锅余煮,片刻间金黄黄、香喷喷、脆刮刮的巧果制作完成。这在当年可是风靡上海很多家庭的一款点心,也是节庆自产的年味之一。

说起巧果,85后小青年可能知之不多。那天与一群后生晚辈聊起巧果,顾“名”有之,思“义”有之,不知所“云”有之。前日上网发现,巧果竟然与“七夕”有姻缘,与读声有谐音,还有用模板压制成型,也叫巧果的。可见,我等与后生晚辈同样知之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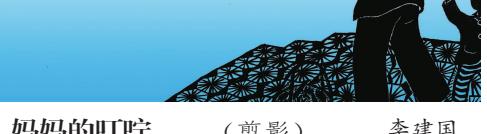
巧果源于什么传统节气,流行于何方风俗,又有什么动人或“非遗”的故事?因没有考证,不敢妄加议论,但特殊年代沉淀下来对“巧果”的记忆,则是挥之不去。

巧果非能望文生义,如同宁波

特色点心“油枣果”一样,不是油余的红枣。

巧果也与“巧克力”没有丁点关系,与“果”也不相干,与用工具成型的小饼叫巧果更相去甚远。

“果”的本义与延伸义众所周知,即使人们常说的“糖果”,其实此处的“糖果”,也应是“果糖”之称谓与之实。当年“巧”与“果”组合成一款颇有人气的点心,也许就是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融合中的魅力所在。



妈妈的叮咛 (剪影) 李建国

是她给的名字;凑巧我

的老婆也姓谢,他宣称是

我老婆的娘家人,弄得我

今生必须被笼罩在谢家的

阴影里。

我知道老师至今对我

是不满意的,我不是一个

听话的学生。

我没能按老师的要求

学海游泳,文化苦旅。我

的艺术追求从来不自

觉,我对自己的才

能毫无信心,我自

甘堕落为一个业余

美术爱好者,可以

吗?可是老师不依不饶呵,

依然“不放弃,不抛弃”,

一有出版展览机会,就逼我

画几张。一幅连我自己都

不满意的画,被他讲得花

好稻好。我就是这样,

在艺术的道路上几度徘徊,

被老师一次又一次地逼

回来。

老师在今年的疫情期间,感怀万千,悲怆地写下

一纸六尺整张:抬起你头

颅之高贵,破凶前征。

老师哦,就像50几年

前一样,头颅没有被按倒,

石骨挺硬,腰板笔直。八

岁咯,还要老汉上树。

老师哦,我也花甲高

龄了,天资愚钝,终

不成器,辜负您了。

画不出世界名作有

啥关系捏?我们形

同家人,情如手足,

亦师亦友。有柴米油盐,

有诗书相伴,有高贵的头颅

在肩,这就够了。

姓王的和姓谢的命和

运注定要交集在一起,

应了那首唐诗《乌衣巷》: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市民对

多元化生活有所追求,也反映为对食物的“翻新”,巧果就是逢年过节中的瑰宝之一。节前,弄堂里很多家庭会用面粉、白糖(或糖精片)和面,

这时,刘家阿娘说:

我有黑芝麻;王

家姆妈讲:

我有一瓶麦芽糖;张家伯

巧果的制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大我五岁和两岁的两个姐姐,就是我家巧果的生产者,她们在妈妈的指导下,懂得如何发酵、如何捞起、如何收藏以免受潮。而我家的巧果也有一些特色,有时用糯米粉,有时用高粱粉,甜味中会掺和果丝,咸兮兮中则有开洋味。所以,我家的巧果也很受邻居们的欢迎,春节拜年时高脚玻璃

碟上的巧果与其他果品放在一起,五颜六色煞是诱人,我又是最馋者。如今,巧果已淡出上海人节庆点心之列,这是物资越来越丰盛使然,也是上海人越来越讲究食用健康营养点心食品的必然。然而不用担心,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实惠而传统的巧果不会流失也不可能消失,大凡江南小吃海派点心,有的本来就是随情而向,随缘而来,随心而往。

这不,嘉定东卫文友微信那头说,市郊一些家庭在办喜事中仍然会将巧果作为一种佳肴点心来待客,她说,少食而浅尝,味美又松脆,“多元”就是人生的口福。是的,巧果这款上海人的点心,简巧而便捷,深刻又悠长。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场上商品普遍紧缺。虽然紧缺,但并不能阻挡人民群众想过好日子的愿望,比如三层阁要放只喇叭箱,客堂间要安置一个沙发,灶披间要有个碗橱,家里要打一套结婚用的家具,儿子老大不小了。尤其是家具,凭结婚证明买了大橱就不能买五斗橱,但是新房里36只脚都不能少,于是就自己做,这个时候,上海男人手艺精巧的本领得到充分展示。小件的是凭户口本到木材行买点木料,自己动手;大件的是将家中阁楼拆掉,请人上门做一套家具。

家具(无论大件还是小件)做好了,那是一个白坯,需要油漆。油漆是不能直接涂在木料上的,这就好比女士在化妆之前,一定要先在脸上涂抹打底霜。打底霜可以掩盖脸上的细纹,改变肤色。同样的道理,木材表面也有自身的缺陷,如坑坑洼洼,以及钉子的洞眼,或者木料原来的色泽不同,影响了家具的美观,这就需要对木材表面修补,能使漆膜更平整、更饱满。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打底霜”。那个年代女人不敢说化妆,哪者涂口红都被说是资产阶级思想。人不给化妆,家具不能不油漆啊。俗话说,三分木匠,七分漆匠,漆匠是决定家具成败关键的最后一道工序。

现在人知道猪血的用途之一可以食用,火锅店日常有客人点一份猪血涮肉。那猪血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和老粉组合成猪血老粉,猪血老粉就是油漆前的打底霜。家具、墙壁的打底霜材料就是腻子。“腻子”,是油漆工程施工中填嵌缺陷和平整表面的膏状材料,由老粉(大白粉)或石膏粉和猪血或骨胶或桐油或清漆配制而成的,其中猪血老粉尤其受漆匠欢迎。

猪血并不值钱,早期才几分钱一斤,后来二角三角一斤,在虹口区的丹徒路、长治路拐角的一家店有卖;还有原南市区的人民路南市区妇女保健院附近有家店供应。虽然猪血价格便宜,却不能多买,因为猪血有异味,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容易发臭,一般人受不了。由于那时没有冰箱,猪血一旦变质就不能派用处。猪血拌老粉又经济,干燥快,有韧性,易于涂刮,可节约面料,砂皮打平以后,油漆的时候特别爽,猪血要纯猪血,不能加水,时间放长了会结成块状。其实,可以做腻子的材料并不少,比如,用清漆和石膏粉做腻子,然后用泡立水涂抹2次,效果相当好,缺点是成本高。据估计,价格是猪血老粉的10倍。既然自己打家具,在制作成本上不得不仔细匡算。现在市场上的腻子品种繁多,但是好多家具厂还在用猪血老粉,原因无他,就是价格低。

现在市场商品极大的丰富,没有人会自己去做家具了,因为定做一只比自己制作价格还便宜。上海男人的手艺也逐步失传了,至于猪血老粉,偶然在女士的低声交谈中还可以听到:“依看,今朝伊格面孔,猪血老粉搗了太厚了!”

憾游沙坡头

秦来来

的腾格里沙漠,寓意为“飞黄腾达”。

黄河中的羊皮筏子,是一种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它由羊皮充气做成,表面涂油,看起来油光锃亮。每个羊皮筏子可乘坐4-6名乘客,随着波涛的起伏,颠簸而行,有惊无险,极富刺激。据友人介绍,黄河上的羊皮筏子一般6级大风才停摆,因此在风平浪静的黄河河面上“随波逐流”,就是一种享受了。

我们不能像海燕那样搏击大海,乘坐快艇或许也可体会一二。我们兴冲冲赶到售票处,被告知,“老年人”不能乘坐快艇,以防不测。我们不禁感到一丝暖意,想得真周到,万一快艇“飞”将起来,老年人一个血压升高,容易出事。那就改坐羊皮筏子吧。那天黄河无风无浪,坐在那筏子上,一定惬意无比,谁知,还是以“老年人”不能乘坐为由,关上了我们想参与水上游览项目的大门。

那就走吧,水上项目玩不了,我们就

中了一个四人

合座、价格

480元的项目,

说我们再约两个人,

就上

这个项目。

可是,那位脸上堆

满笑容的姑

娘又一次以“老人

人”以及有心脏

病、高血压、做

过肝胆手术的人

群不可以乘坐

为由,拒绝了我们。

那就改骑骆驼吧。骑骆驼,亲身体验

沙漠之舟在大漠中

中跋涉前行。

一路驼铃,

优哉游哉,怡然自得。

我设想着,

骆驼载着我们登上

沙漠峰顶,

极目远眺,

滚滚黄

河蜿蜒曲折,

静静地在沙海中

流淌,远处的

青山峰岭叠翠,

沙浪层叠,美妙无比。

千百年前,王维老夫子不就是

在这里,

面对这样的景色,

吟诵出了传诵千古的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诗句吗?

然而,然而……

堆满笑容的脸上,

回答我们的还是

那句话,“老年人”不适合骑骆驼!

突然间,我再也没有了

《使至塞上》

的快感和美感,我脱口而出的是: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七夕会

新民晚报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龚建星